

你那院子

孙强◎著



群众出版社



你那院子

孙强◎著

一个现代城市的寓言
一曲爱情悲歌的行走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那院子 / 孙强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014-3970-6

I. 你…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3268 号

你 那 院 子

著 者: 孙 强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董 睿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69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3970-6 / I · 1629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责任编辑：连玉泉

封面设计：董 睿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现代爱情小说，是一个现代城市的寓言，一曲爱情悲歌的行走。它以一个丁克家庭为背景，叙述的是一个备受感情折磨、深怀爱恨纠缠、性情怯弱女人的凄惨命运。小说在爱与恨、专横与温情、挣扎与毁灭之间展开，并以深刻的立意和透视的角度，鞭挞了生活及人性的丑恶，渲染了人们对生活和人性美好的向往。它告诉人们的是人为什么要结婚，人为什么又会有外遇。它探讨的是性与爱。其温婉的笔触将现代都市复杂的情感、婚姻、家庭伦理演绎得深邃而辽远。



第一章

苏瑾是在结婚前做的绝育手术。手术后，她在医院里住了七天。在她出院结算的时候，接到了林凡打来的电话。林凡告诉她，他就在医院的外面等她。

苏瑾出了医院，见林凡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的一棵梧桐树下。她冲着林凡摆了摆手，穿过马路后进了车子。林凡将车子开上环城公路，直奔市东郊的亚细亚饭店。

在亚细亚饭店的十五层西餐厅，他们在靠近玻璃窗的一张餐桌前坐下。这是他们每次到这里就餐的固定位置。服务小姐对他们已经很熟悉了，立刻为苏瑾上了一杯苏打水，为林凡上了一杯咖啡。这是他们的习惯，就餐前都要先喝一点儿饮料，随便说一些他们要谈论的事情。

林凡问：“身体怎么样？”

苏瑾说：“挺好的。这种手术其实是很平常的，医生说术后在医院里观察半天就可以了，可你却非要我在医院里待七天。”苏瑾说这句话的时候，秋水一般的目光里向林凡投去一丝抱怨，柔若无骨的手还随意地抚弄着餐桌旁巴西木那翠绿的叶子。继而，她把与林凡对视的目光移开，环视着优雅的西餐厅。



苏瑾喜欢这里，她稔知西餐厅的每一个角落。此时西餐厅里正低徊着印象派音乐《牧神午后序曲》。这缥缈的乐曲仿佛是一种旧日，让她想起了与林凡相识之初的日子。

苏瑾问过林凡：“我们的相识是不是缘分的安排？”

林凡说：“不是，是我选择了你。”

这句话正验证了安雅给她下的定论。安雅说：“苏瑾，你是个典型的书院女子，你不需要去选择男人，而是男人来选择你。”

苏瑾是通过安雅知道林凡的。当时她们还在东北财经大学读大一。

有一天，安雅对苏瑾说：“国际商学院有一个新派男生，只要这个男生存在，财经大学的女生都不会恋爱了。”

当时，苏瑾正坐在窗前看春寒料峭的景象，听到安雅说到“新派”这个词的时候没有明白，但她却对安雅说：“这样的男人是不是很适合你啊？”

安雅正对着镜子试紧身衣，转身对她说：“曾经想过，但看到那么多张扬内敛的女生都在围着他转他都不屑一顾，我立刻就否定了自己。另外，庄谐型的女人绝对不能嫁那样的男人，一点儿安全感都没有。”

苏瑾第一次见到林凡是在一个周日。那是她在东北财经大学的第二个暑假，她在离学院不远处的一座咖啡屋里打短工。林凡是在那个周日的午后来到了咖啡



屋的。因为当时咖啡屋的中央几个中国女生正同两个非洲黑人留学生围坐在一起，声音很大地用英语交谈着，林凡进了咖啡屋后直奔一个角落而去。在苏瑾看来，林凡那时是需要一个安静地方，所以才选择了那个角落。

林凡坐进角落里，把橘黄色的调光灯放大了一点儿光亮，要了一杯意大利水磨咖啡，喝了一口后，抬眼扫视了一下咖啡屋，然后把目光落到了苏瑾的身上。苏瑾觉得林凡的目光里有一种深不可测的东西，让她捉摸不定。但她却迎视着那目光，一直到林凡端着咖啡杯走到她面前，没有半点躲闪。

林凡立在她面前，抿了一下双唇，上下打量着她，之后便盯着她不动了。

苏瑾后来对林凡说那时他的目光很不安分。

林凡则问她：“你是否还记得那天你穿的是什么样款式的衣服？”

苏瑾说：“那跟我说那天你的目光很不安分有什么关系？”

林凡说：“是你的着装吸引了我。”

苏瑾很平静地听着。

林凡说：“你那天穿着黑色的套装，里衬一件白色的硬领衬衫，尖尖的衣领翻在外面，白色的袖口从黑色里挣脱出来，没有半点儿混杂。”

苏瑾问：“那怎么了？”

林凡说：“很庄谐。”

那天，林凡和苏瑾聊了很多很多，两个人越聊越



投机。之后，林凡就把苏瑾带出了咖啡屋，以后苏瑾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林凡。

后来，安雅问过苏瑾：“你是怎样爱上林凡的？”

苏瑾望着安雅，没有言语。

安雅说：“你是毫无理由地被林凡迷惑了。”

也是在那天，林凡把苏瑾带到了亚细亚饭店。林凡问苏瑾在暑假里为什么没有回家。听到林凡问到自己家，苏瑾顿时感到浑身血液都冷却了。在苏瑾的记忆中，她的家永远都生活在冬天里。在那个家里，从她懂事的那一天起她就记得，父亲从来没有和母亲说过一句话，也没有和母亲同居在一个房间里，他永远都把自己关在书屋里，写着谁也不知道内容的东西。但在四年前一个冬天的早晨，苏瑾醒来后发现，父亲立在母亲的房间里，他的背影在晨光中十分灰暗，罩在一团寒气里。苏瑾透过那团寒气看到，母亲僵硬地躺在火炕上，一只绳索紧紧地勒在脖颈上，失去光泽的眼睛含着忧怨，瞪着灰白色的屋顶。苏瑾呜咽了一声身子便往下瘫。这时，一个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从父亲的喉咙间发出来：“她死了！”苏瑾记得，那天外面正下着大雪，父亲的声音刚落，狂风便吼叫着掀开了窗户，大片的雪花肆意地冲进屋子里，刹那间便包裹住了躺在火炕上的母亲，包裹住了僵立的父亲，包裹住了瑟缩在墙角的自己。她挣扎着爬出正在淹没她的雪堆，逃脱出了这个家。从此，苏瑾再也没有回去过。

苏瑾说，她解释不了自己的家，说不清楚父亲与



母亲的关系。她只记得母亲在死前的那个秋天告诉过她，她的父母是老三届的毕业生，母亲是北京人，父亲是天津人。他们是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相识的。至于父亲与母亲的相识过程，苏瑾无从知道。也或许是那个讳莫如深的过程，隐藏着他们丧失爱情的婚姻。苏瑾还说，她不愿意谈论这些，每次触及这样的话题，她就感到很悲伤。

那天入夜时分，他们出了亚细亚饭店。林凡让苏瑾上他的车子。那时林凡开的是一辆国产车。苏瑾怀疑的目光在林凡和那辆车子间掠动着，立在那儿许久没有动。林凡读懂了苏瑾的目光，他知道苏瑾在用目光质问他作为一位没有出校门的大学生怎么会拥有自己的车子，就说了句：“等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

车子驶过行人稀疏的中央大道，来到了濒海的世贸大厦。世贸大厦下人流涌动，也十分拥挤。林凡带着苏瑾上了十楼，进了近千平方米的大厅。扇形的大厅里灯火辉煌，人头攒动。苏瑾看到大厅正前方的显示屏上显示的各类数据，便知道这里是期货交易中心，她毕竟是学金融的，这些知识她明白。而且她也知道，这个期货交易中心是进行国际期货交易的，显示屏上显示的各类数据都是路透社传递过来的信息。

林凡告诉苏瑾，他在期货中心已做了两年了，是近百个客户的经纪人。苏瑾问林凡在这里做事薪水是多少。林凡说，期货中心不给薪水，经纪人挣的是客户的钱，给客户下一张单子，能从利润中抽取百分之二的美金。林凡在期货中心做经纪人，而且还能挣到



美金。苏瑾什么都明白了。

凌晨两点的时候，期货中心收市，交易大厅里的人像潮水一般地退去了。林凡脱去黄马夹，带着苏瑾出了期货中心。

立在世贸大厦下，苏瑾犹豫地看着林凡。林凡没有看她，靠在车子上望着不远处波浪涌动的海。时至夏末，陆地上潮湿的风与海面上带着咸味的风交织在一起，散发着一一种令人难以描述的味道。

林凡转过身，走到苏瑾的身旁，用手去揽她的肩。苏瑾随着林凡的力量进了他的车子。

林凡将车子开向西郊，经过环城公路后，径直进入到一片别墅区内。林凡放慢了车速，对着车窗外指了一下，对苏瑾说那里就是他的家。苏瑾顺着林凡指的方向望去，在两排梧桐树的掩映下，有一条小路通向一座二层楼房。尖尖的屋顶、尖尖的大门、尖尖的落地窗，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

苏瑾的心里有些慌乱，茫然地望着自己还没有读懂的林凡。与林凡相识还不到一天的时间，林凡也没有征询她的意见，就把她带到家里了。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心甘情愿随着林凡的意愿行事，回应着某种呼唤。她跟着林凡走进那座小楼时，如同是走在梦里，而在那摸不清边际的梦里，她模糊地感觉自己又像是在跟随着一个影子，走向一个她还无法猜想的境界里。

他们上了二楼。楼上有两个房间，一间是林凡的卧室，一间是他的书房。林凡打开卧室的门走到衣柜



前换衣服。苏瑾驻足在门口却动不了步。林凡换了件睡衣，看到苏瑾像是受到惊吓般地立在门口，两只眼睛直直地望着他，就轻轻地摆了一下头，示意她进来，之后便进了淋浴间。

苏瑾稳住了心跳，踏着绵软的地毯进了林凡的房间。她怯怯的目光在屋子里望了一圈，又在屋子中央立了一会儿，便去了屋外的阳台上。阳台的旁边长着一棵古树，粗大的枝干带着茂密的叶子伸进了阳台，占据了阳台大半个面积。苏瑾用手抚弄着带露水的树叶，望着夜空，在薄云间寻找到了那轮游走的弯月。她仰望着弯月，良久，又把目光投向别墅区内一座小小的湖泊，她在那湛蓝清澈的湖水中又寻找到了在苍穹中行走的弯月。尔后，她就那么直愣愣地盯着湖水中的那轮弯月，直到把那轮弯月望得没有了轮廓。古树那肥厚的叶子上的一颗露珠滑落到她的手背上，又顺着她的手背滚落到她的脚面上，可她却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

林凡出了淋浴间，看到阳台上僵立的苏瑾，便从柜子里取出一件自己的睡衣给她披上，并让她去冲凉。苏瑾没敢抬头看林凡，拖着包裹住自己的那件睡衣进了淋浴间。

苏瑾木然地立在喷头下，任由水流浇过她的头顶，滑过她的胸部，再顺着她的腹部、大腿、脚尖流走。她在水雾中没有思维，不知道想象。许久许久，她就那么支撑着空壳一般的身躯立着。淋浴间的水雾越来越浓，她感到呼吸有些困难，而且身体开始摇摇



欲坠，甚至要窒息。她支撑不住自己了，她渴望能够有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进来。

林凡就是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淋浴间的门。苏瑾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看到清晰的林凡。林凡把她从水雾中抱出来，像托着浮云一样将她放到床上。苏瑾仰视着林凡，她在林凡的瞳孔中望到了自己，她看到那条赤裸的躯体随着自己急剧的喘息在起伏着，在起伏中那些布满周身的水珠顺着她的肌肤在向下滚动。那时候，她感到房间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林凡靠近了她，轻轻地吻了她的唇。她有些恍惚，对林凡说：“你怎么就让我相信了你？”她没有听到林凡的回答，只感觉到林凡温热的唇在慢慢地滑过她的每一寸肌肤，她的肌肤也在随着那片温热激烈地跳动着。随即她就感到一股从未体味过的感觉迅速开始在周身窜动，懵懂中，她又觉得自己开始向空中漂浮，她感到了恐惧，于是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林凡。可就在那会儿，她却又清晰地看到了母亲去世时那双没有瞑目的双眼，她受到了惊吓，随之便发出含糊不清的喃语……

林凡一直抱着苏瑾，一会儿望着她水晶般的双眸，一会儿柔柔地吻着她。她安静地任由他去做。他就那么来来回回地在她的唇上、脸庞上、白皙的脖颈上留下一遍又一遍的温热，一直到那红彤彤的阳光和徐徐的晨风一齐涌进小屋里……



第二章

苏瑾见到林凡的父母也是在这个早晨。林凡带她到一楼的餐厅去用餐时，她看到林凡的母亲和保姆都在用陌生的目光望着她。林凡把苏瑾介绍给他的母亲，说是他的女朋友。林凡的母亲是个很面善的妇人，但看上去身体很纤弱，她对苏瑾和蔼地笑了笑，走过去握住了她的手，又目视着她，双唇蠕动着竟没有说出一句话。她们之间很尴尬。

这时，林凡的父亲林牧之从房间里走出来，边走边系着衣扣。林牧之目光里透着冰冷。林凡的母亲连忙把苏瑾介绍给林牧之。

林牧之问：“你是林凡的女朋友？”

苏瑾用忐忑的目光望向林凡，却见林凡正背对着她在抚弄客厅里的一盆花草，她无奈地转过头来，胆怯地对着林牧之点了一下头，便低下了眼睑。在苏瑾的记忆中，她到林家以及嫁给了林凡以后，这是林牧之跟她说过的唯一一句话。

林牧之问完这句话后，没有表情的目光再次上下打量了一番苏瑾，就坐到了餐桌的正位置上去了。林凡跟着入座，他没有引让苏瑾，是林凡的母亲把苏瑾让到了林凡身旁的位置上坐下。几个人安静地吃着



饭。苏瑾只喝了半杯牛奶便没有了胃口，她把目光落在牛奶杯里却不敢旁移。

林牧之快要吃完早餐的时候，用冰冷的口气问林凡：“你是不是在工业园做投资了？”

林凡停顿了一下，眉宇间迅速收紧，看了一眼父亲，用平淡的声音回答：“做了。”

林牧之立刻提高了声音，喝斥道：“不务学业，现在就想去经商。”

林凡立直身子，用反驳的口气说：“我什么都不会耽误，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得为自己的今后做准备。”

林牧之告诫儿子：“你要记清楚了，你可以在工业园搞投资、做生意，但决不允许用我林牧之的名字去拉关系、搞贷款。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要为林家的声誉负责。”

林凡起身离开餐桌往楼上去，背对着林牧之说：“我不会把你林市长的名字牵扯到我的生意里，我会像维护自己的尊严一样维护你林市长的尊严。”

林牧之满脸愤怒，推开了面前的餐具，望着儿子的背影欲言又止，之后起身径直向门口走去。林凡的母亲和保姆紧随其后，为林牧之递上外衣。林牧之出门的那一刹把门摔得很响。林凡的母亲像受到了惊吓，她的身体随着林牧之摔门的响声剧烈地战栗了一下，双手紧紧地揪在胸前，僵立了许久才转过身来，用忧虑的目光盯着楼上，慢慢地挪动着脚步走向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沉默无语。苏瑾呆坐在餐桌旁，



分不清事情的缘由，不知所以然。她只是从林家父子的对话中才知道，自己认识的是一個市长的兒子。

从这个早晨开始，苏瑾就看到了林家弥漫着一种不和谐。其实，她也很想知道林家的事情，但林凡对家事始终保持着一种冷淡的态度，让她无从问及。林凡的母亲除了问及一些她的身世外，她们之间似乎再也找不到任何话题了。

暑期结束后，林凡让苏瑾搬到了他的家中住。以后的日子，苏瑾感觉在林凡的身边时间过得特别快。一年后，林凡从财经大学毕业直接进入了 he 投资的工业园，做起生物药业。又过了两年，苏瑾也毕业了。就是在那年的夏季，林凡对苏瑾说：“我们结婚吧？”

苏瑾同意了。

但林凡又说：“我们的婚姻里必须有一个约定。”

苏瑾问：“你想说什么？”

林凡说：“我们不要孩子。”

苏瑾先是一怔，问：“你只让我做妻子，不做母亲？”

林凡点着头，他望向苏瑾的目光不容人反驳。

苏瑾的心剧烈地抖了一下，但随即平静了下来。那种离奇的平静给她带来了短暂的迷惑，继而又使她的思维分外清晰。

林凡说：“我这样做是想让我们静心地做我们自己的事情，那样我们也不会因一些琐事而分心。我对你的感情会依旧的。”



林凡的语气很坦然，苏瑾觉得其中一点儿杂质也没有。

林凡还说：“上帝赋予了我一个完美的你，我们再齐力塑造一个完美的生活，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

苏瑾想问：一个家庭中没有孩子也能称作完美吗？但她没有这样问。她只是问林凡她现在需要怎么做。林凡说，你去做绝育手术吧。苏瑾还想问：不要孩子就必须做绝育手术吗？但她也没有这样问。

第二天苏瑾就去了妇产科医院。起初她对这种手术很害怕，但当她躺到手术台上，冰冷的器械在她的身体上划过，继而产生了一阵钝痛，随即那种钝痛又消失了之后，她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整个过程中，她根本就没有去注意医生们那不可思议的目光。

初秋时节，林凡和苏瑾举行了婚礼。林凡把婚礼安排在晚间，嘉宾们采用自助餐的方式，这种婚礼在北方城市独具风格。林凡的交际面广，再加上林牧之在市里的地位，很多要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场面很大。

安雅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但安雅的身边多了一个人，当他们出现在林凡和苏瑾的面前时，林凡和苏瑾倍感惊讶。安雅身边的那个男人正是林凡在他的生物药业公司刚刚聘任的副总佟方宁，四个人站在一起不用介绍便已经相识了。

一周后，当苏瑾与安雅在一家休闲屋相见的时候，她问安雅：“你是怎么认识佟方宁的？”